

地址：青海西甯西川徐家堡大路南

# 到民間來

通訊處：青海西甯鎮海堡郵務信櫃轉

## 風雪中的汗粒

鍾世隆

在這一團大雪紛紛的早晨，山野裏的獸兒，伏在深深的洞裏，樹林中的鳥兒，鑽在精密的巢裏，都不敢出來。人們有的在暖暖的床上，裹着被兒，抱着頭兒，過夢中的甜蜜生活；有的伴着烘烘的火爐，飲着美酒，食着肥肉，求口腹上的舒服。就是那可憐的乞丐們，也鑽在深深簷下和牆角邊，裹緊破皮襖，互相圍抱着取暖呢！

在這異常寂寞的空氣中，有一個農夫，牽着牛兒，背着犁兒，打開沉默的空氣，到山野中犁地去了，——這是初秋的時候——當他走進山谷的時候，一陣陣的寒風，吹得他臉兒硬硬的，腳兒痛痛的，連身體也麻木了。他牽的牛兒，也凍得叫起來，這叫聲驚醒了附近的鳥兒，呀呀的叫着飛去了，獸兒滾滾的跑去了。他走到山谷的盡處，拐了一個灣，便到他目的地了，於是犁兒駕在牛上，鞭兒拿在手

到民間來

## 第十二期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五日

### 目錄

- 風雪中的汗粒 (鍾世隆)
- 可憐的農人 (仁則)
- 雪花中的淚花 (月亭)
- 一窩愚虫 (香亭)
- 我 (陳積善)
- 掃雪 (鍾世隆)
- 路景 (戴彬)
- 天國

中，一回一回的犁地，那寒風比前更利害、直吹得手指痛疼，幾乎扶不住犁拐了。

但他總拿出萬分的勇氣，抵抗大雪，抵抗寒風，非犁完這塊地不休啊！掙扎得時候久了，倒覺得身上暖暖的，在風雪交加中流出許多汗粒來。

二二、十一、十八。於實惠潭花園村

## 可憐的農人

仁則

農人的生活，極形艱苦。赤足露背，澆水的澆水，除草的除草，……手足重繭，還不肯休息。每日在田裏，不怕火烈的太陽，只望禾稼的秋稔，終日工作，把飯糲吃了！看他何等的勞碌，何等的恆心啊！三百六十五日的中，閑暇的有幾天呢？一遇暑退秋來的時候，可恨的冰雹，他作了五穀的仇敵，將那成熟的禾類，打成一堆亂草，滿目蕭條，遍地皆是；可憐的農人，見此光景，頓減了容

一

貌，腸欲斷而不斷，曾想裂而不裂，愁得不堪！家有八口的累，國無半斗的粟，怎樣過活日子呢？我想得蜀道的人，敢沒這樣的困難？但，一年的繳草和納糧，許許多多的義務，更如何應酬呢？於是，東借西貸，日過九門，跑了個骨軟髓麻，實在沒有青眼垂待的人，也沒有替他介紹的人；即有肯借貸的人，可是他的利慾過大，真如無底的壑！不是加五的利息，便是羊羔行息，什麼叫做羊羔行息呢？就是每月所得的利息上，還要加利息，利息加利息，加得十分有味，還不到他的心坎上！到後來，那就一馬歇不動了！家產變賣淨盡，還不夠清利，尙望清本哩！結果：眼目還作價下的鬼！他如執符兒，宦場人，老死不知這樣痛苦！唉！可憐！可憐！可憐我鄉下的農人！有誰憐你？有誰救你？

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於一中自治會

月亭

## 雪花中的淚花

北風一陣緊似一陣，隨風的雪花，東搖西飄的飄到人間。將蒼藍的天空，青白的世界，一變而為粉粉時局，混亂乾坤了。那無情的北風越吹越緊，無恩的雪花越飄越多，又將粉粉時局，混亂乾坤更變而為白金世界。看不出天涯地角，分不清山的顛覆，水的清濁；完全成了個茫茫大地。

在這個當兒，一個約沒四十歲的婦人，穿着破衫，披

答道：「我的兒阿四，今年方才十四歲，因去年門兵餓無項開支，多虧王老伯伯，將我兒阿四，備於南區楊家，今年得工資十二元開支此項。今晨楊家來人說：『我兒染疾，非常沉重……』他的爸爸一聞這話，即時去看，到這時還回來，我的爺呀！你想我的心安不安？唉！天呀！永佑個吧！我兒倘有個不測，我……我……」他說到這裏，滿面的酸楚，噎得說不下去，滿眶的淚花，撲梭梭的滾了下來。她又忍痛含淚的說道：「我夫婦怎樣呢？年紀已經不輕了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眼簾含不住淚珠，神情勝不過悲哀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只是淚花如雪花般的越落越多了。

二二，十一，廿四，於西山堡。

香亭

## 一窩愚蟲

夕陽西下，晚景將近的時分，余等工畢，散步廊下，只見許多黑螞蟻和黃螞蟻，紛紛亂亂的跑着，出入其穴，互相爭鬥，彷彿是拚個你死我活似的，觀其鬥情，極為奮勇，便犧牲了短期的時間，來看看螞蟻的戰陣，原來黃螞蟻纔六七個而已，黑螞蟻多至無邊無岸，考察原委，其中有幾個肥胖扁大的黑螞蟻，當做全體的領袖，意欲吃黃螞蟻的肉，骨，……

起初那少數的黃螞蟻，很本分的營謀生活，異常可贊，是，那些黑螞蟻，倚衆欺寡，以強陵弱，行動非常慘酷；無中生有，吹毛求疵的苦害，不但想吃他們的一塊肉，還想喝他們的一口血呢！

余等正看的當兒，來了一個小學生，問我們道：「他們——螞蟻是同類的動物，爲什麼不來相親相愛，反爾自相苦害，同室操戈呢？」

我戲答道：「你去問那隻大黑螞蟻，」小學生說：「螞蟻不會說話。」我又戲答道：「你先問問你自己的心，再去問螞蟻吧！」說着，又一個小學生前來說道：「一窩愚虫而已，又何必問這問那呢？」

二二，十一，二二。於西寧康樂鄉

陳積善

## 掃雪

鍾世隆

清早起來，  
一片片的烏雲，  
趁太陽未出的時候，  
遮住了光明的彩線，  
阻止了太陽的道路，  
使大地變爲陰森森的國度。

到民間來

烏雲濃厚以後，

飄飄，

一陣陣的雪花，

壓伏了嶙嶙的樹梢，

埋蓋了凋零的花草，

堆滿了千川萬山，……

把大地竟叫牠佔領了

朋友！

請你拿上掃帚，

努力的掃，

捫命的掃，

掃淨那

樹梢頭的雪，

花草上的雪，

滿川遍山的雪，

使大地恢復原狀吧！

二二，一一，一八。於花園村

戴彬

## 路景

大路的旁邊，  
來了一個七八歲的小子。  
那小子提着一個大籠，  
籠內滿盛着可憐蟲。

三

那小子攸攸地唱着歌道：

「今天是良辰呀，小朋友，

你們睡在安穩的牀上，

我特來叫醒你，

說得盡的苦楚，

我們到神地上去講；

說不盡的痛疼，

請早放在你們底心裏。」

「朋友呀！

我們去後，

你們把我所付託的計兒，

和着你們的心事，

一鼓作氣的吐出來，

猛虎似的狂風，

把他吹到回路上去了。

但是——

滿籠的可憐虫，

始終不放出來，

不放出來一個。

二二，十一，于一中。

# 天國

## 中國近勢

呀！好一個錦繡般中國，被那列強桑葉般的蠶食了，

民族呀！甜蜜蜜的夢着，雷閣呀！火雜雜的奪着，貪官呀

！惡很很的醉着，使中國不生不死，滿目瘡痍，唉！何日見河清海宴的時候呢？

李生翰

兩旗村初小學生。

# 小弟弟

樊永蒼

小弟弟！

坐在搖籃裏，

既不能唱歌，

又不能遊戲，

有時哭哭啼啼，

有時哈哈嘻嘻。

只會說：

「母啊！

我捧着奶頭兒玩呢！」

十一小校初三生十二歲。

張儒志

## 農歌

辛苦！辛苦！

也就是我們的幸福；

整天到晚的忙着，

天天每日不在家，

趕着牛兒把着把，

走到田裏把牛駕，

肚子餓的也不怕，

把完地兒再回家，

走到家裏也不乏，

夜裏倦了再睡吧！

十一小校初三生十三歲。

張儒志

# 代郵

投稿諸君：

來稿草書太多，免不得我們謄清一遍。但，我們很忙

！沒有多的工夫去做謄清。以後務請繕寫清楚，無任感禱

！敬祝

著安！

鍾世隆君：大函太客氣了，太過獎了，你既是本區——第四區的鄉親，就請你多幫一點忙吧！

編者

編者